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十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二

唐紀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在位六年

壽三十三



諱炎穆宗第五子也初封穎王先是文宗太子求薨无子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開成五年正月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矯廢太子立穎王為皇大弟即位

會昌元年九月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未幾軍亂復殺行泰立牙將張絳初行泰逐史元忠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執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繫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德裕奏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方小兒得出入禁

閱陳疏
游畋稱
希

欲相白
居易

德裕論
維州利
言

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希五坊无復橫賜出繁安郭。二年九月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諱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乃以敏中為翰林學士。三年春二月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无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懼也。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欵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寬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

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迹茲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下等德裕評位

夏四月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上

劉稹請為留後

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炆未滅鶻胡反本先匈奴也至德宗時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如鶻故稱回鶻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国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躡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

德裕請勿以兵

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无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跋浦撥反扈侯故反猶強梁也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无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

唐武宗

命德裕
草詔賜
成德等
節度又

士良教
其重固
權寵之
術

李回宣
慰三鎮

德裕勸
上推誠
任人

委女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 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与卿事躰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執車昌也反牙車也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炆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論理義足以感人林曰理義之心人所同然暴逆之人未必无是心也由其見利忘義而无以動悟之是以迷之而不反苟為有以動悟之未有不洒然心服也陸賈之於尉陀郭子儀之於回紇李德裕之於河朔三鎮所以不戰而屈之者以此故耳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出士良傳○秋

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州乘秋旱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邈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与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刘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素餐素餐居韃居言反所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无不奉詔。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徙刘沔為義成節度使以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初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无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詔逢先是軍士出

楊介作

感德官

戒王逢
用法大

上稱李
必為奇
士

杜棕不
阿音進
昌女

相棕如
得一魏
敵

斬劉積

德裕言
兵敗有
三

征人給絹二匹石初至軍用之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楊弁
 因衆心之怒遂作乱。四年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
 部郎中柳仲郢郢以裁減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仲
 郢公綽之子也。秋七月上与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
 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
 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
 因言劉積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
 旱蝗胡光
反各也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无数旬之儲德
 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必必兵
必取桐
 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与懷光君
 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
 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上聞楊州倡女善為酒
 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棕同選且
 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棕曰監軍自受敕棕不敢預

監軍怒具表其狀上曰杜棕不徇監軍意得使臣体真宰相
 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棕同平章事兼度支
 益鐵轉運使及棕中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
 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出棕
本傳○八月鎮魏奏邢
 洛磁音刑
名慈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尽在山
 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亦矣上曰郭誼積謀主也必梟
 劉積以自贖梟擊竟反
首置木上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
 積收宗族至樞祿中子樞李兩反
抱反及負兒衣盡殺之函積首降胡
積反
驥語駭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驍
驍反子耳反驍也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執孤力屈又賣積
 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
 上曰朕意亦以為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出積及
德裕傳初德
 裕以韓全義以來德宗
貞元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二一者詔令
 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拍

唐書卷之

救監
軍不
得預
軍政
德裕
制御
河朔
三鎮

賞奸
非又
殺降
非信

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二者在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
 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陳與戰鬪者皆怯弱之士
 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執小却輒
 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
 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賞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
 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无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
 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
 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
 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
 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
 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
 國家尽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
 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
 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
 要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並出德裕傳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
 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
 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
 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
 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
 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邯胡反豈非助
 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
 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无辞矣如誼等免死流
 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李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
 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
 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又使人於潞州通書

德裕
諸僧
牛僧
儒寺

尼
去僧
寺羅
毀佛

德裕
備邊
軍

德裕
衆怒

宣宗
見德
裕毛
髮洒
德裕
罷相

乃令孔日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儒宗閱
書疏皆自焚毀上大怒取僧儒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五

年上怒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

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

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

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真公解驛舍銅

像鍾磬以鑄錢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招提釋典記云梵語

四方僧物也從者故云十方有常住之寺爲招提也薩婆多論云

西天度地以四時爲一弓去封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如爲

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

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

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隨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

其二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

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羣者寇逆暴橫固宜

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无怨

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李德裕秉政日父好徇愛憎人多

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鉉胡大反宦者左右言其大專上亦不悅

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

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

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山德裕傳○是歲天

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六年三月帝崩宣宗

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

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洒所賣反夏

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

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

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

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出德裕傳○六月禮儀使奏請

唐武宗

廟室

五相同
日北遷

李景讓
出資

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
 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黜黜。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
 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州司馬忠州司馬崔珙
 又音音為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紹州刺
 史李珣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曰
 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出僧孺。以右常侍李景讓為
 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
 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潰陷得錢盈船奴婢
 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无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
 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孝問有成乃其
 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二子景讓景溫景莊皆孝進
 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惟主志本反擊
 傳。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
 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生聽事立景讓於
 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
 資妄殺无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
 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
 奪衣也。將撻其比其將佐皆為之請拜而泣久乃釋之軍中由
 是遂安。冬十月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宣宗元聖皇帝

在位十二年

壽五十

諱忱憲宗第十二子也封光王為人嚴重寡言口中咸
 以為不慧武宗疾大漸中官馬元贄立為皇太叔會昌

六年三月武宗崩皇叔即位

大中元年二月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命盧商封敎疎理京
 城繫囚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有凡抵極罪者一切免
 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公因疎理而原
 之使貪吏无所懲畏死者銜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救灾昔
 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則是誅罪戮女奴式合天意

馬植言
赦者

敬中排
李德裕

僧尼之
弊

兄弟
相繼

德裕不
能用柔

徒金鏡
錄具說
正妻

便願堪
為相元
權

詔收撰
冊遺愛
碑
復河湟
上尊

雪寃決滯乃副聖心也兩省官議宜如植所奏。初李德裕

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李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執敏中乘上

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

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

德裕尋貶潮州司馬出德裕等傳。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

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

昌之政故僧尼之弊并皆復其舊。上敦睦兄弟作淮和殿於

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球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

內存問憂形於色。九月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

復增三百八十二員。二年春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

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補闕德裕貶潮

州司馬柔立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二月以知制

誥令狐綯為翰林李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

之至乱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

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

手而讀之出綯本傳。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初墀為義節度

使辟韋澳為判官澳死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

相助澳曰願相公无權墀愕然澳曰官貴刑罰与天下共其

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奴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

之。秋九月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卒出本傳

劉向論明堂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云李德裕後屢

向言推黃軻止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與也始哉根夫主

威雀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自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與

狐疑不斷之際是引邪距孔顏相闕于前而以衆寡為勝負矣欲

固不云得乎身為各宰相不能前所曾頭齊以決使比周成根

株牽連實智播奔而王室亦衰矣明有未哲於不然功烈高明佐

武中四与。二年春正月上与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

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及四十

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

之仍擢其子宙為御史出循吏。閏十月宰相以克復河湟

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

唐宣宗

法上

臣以

孫推

義州

一州

度支

奉職

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五

年春二月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太和以來歲運

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汎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

大隋劉晏之法休窮究其敝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

百二十萬斛。党項既服復寇邊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

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然故反乃以

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

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六月進士孫

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

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

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弊奈何

與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

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出唐。冬十月吐蕃沙門刺史張

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

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六

年夏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

翰林李士中書舍人畢誠論邊事誠如誠援古據今具陳

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

誠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六月先以誠為刑部侍郎乃除

邠寧節度使冬十月誠奏招諭党項皆降出麟。七年度支

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

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推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

鹽利。八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即位以來

治弒憲宗之黨官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二

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補上曰諫官要在奉

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間所不

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

紫叢既前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

李行言
名於
殿

官
朝
比
分
南
司

佛
老
留
今
差
後
簿

漢
分
語
處

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秋九月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召翰林李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

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十一年紹鼎薨立其弟紹懿

之宗咸通七年平詔其子鼎崇代之。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

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

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

乞留故此祈佛異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

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眾始知之。夏閏四月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

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上

聰察疆記宮中廝役給灑洒者皆能識其姓名廝音斯折新養

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

記之上密令翰林李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

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處音慮反

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

漢書
卷之
手書

命相
左右
命相
左右

漢書
卷之
手書

漢書
卷之
手書

漢書
卷之
手書

夏五月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

既視事豪貴斂手上舅鄭光在吏恣橫為閭里患積年

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門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

何以處之澳曰欲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

自內廷用臣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

為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未敢奉詔上

曰誠如此但鄭光端我不置反嫌也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

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係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

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為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

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本驕十一月以戶部侍郎崔慎由為

工部尚書鞫章事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

宣旨於李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

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龜長等

佑之即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李士院仍云洛判戶部事○

十一年春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聞

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

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讀扣也二月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

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无所避上每歎曰謩言雖有相風

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出謩十二年

春正月以河東節度使劉瑑瑑反同平章事瑑與崔慎由議

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刀一瑑曰昔王夷甫

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

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

無以對出瑑上領方士藥已竟躁渴○秋七月右補闕內供

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羨餘

多為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甄之人又分竊惟藩府財

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不糧則羨餘

張濟
論
餘
改

除
史
察
不

清
無
宿

三
留
蔣

人
謂
帝
宗

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之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延陵悸懼失緒傳其未上又心動也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去長日惟消一局某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與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中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黜教律反照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問閭細事或談宮中遊宴无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徵幸徵聖堯一又亦作僥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徵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十二月以伸同平章事。十三年上領道士藥廬發於背八月崩宣宗性明察沈漸用法无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本紀贊曰春秋之法君親而賊不討則保其國以為元臣罪惡以正國之典刑謹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宗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大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

百口言上

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親
命輟朝放朝皆用雙目九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
視政至修飭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官官權權制
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究賈以
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私志亦足伸其志也昔者武丁得一傅說為
商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尚之法甚
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
有不問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丙申懿宗即位司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思勝已者中外側目宣
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出為河中節度使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一

諱權宣宗長子也始封鄆王宣宗愛夔王滋欲立之

又鄆王長久而未決大中十三年宣宗有疾屬夔王

於中官王歸長等而中官王宗實等矯詔立鄆王為

太子而殺歸長等八月宣宗崩太子即位

浙東賊
帥攻陷
象山

咸通元年浙東賊帥裘甫陳巨鴻反姓也本攻陷象山官軍
屢敗明州城門書閉進逼剡縣時有眾百人浙東騷動

式獲賊
帥裴甫

夏侯孜言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聞遠近
可任也以式為浙東觀察使詔淮南諸道兵授之四月式
至西陵裴甫遣使請降式曰是無降心且欲使吾驕怠耳

蕭放諫
上奉佛

式入越州越州將吏往往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式察
知悉捕索斬之命諸縣開倉廩以振窮乏使懦卒乘健馬少
與之兵以為候騎五月官軍大破賊於海遊鎮六月賊入剡
縣官軍圍之賊出戰大敗裴甫降械送京師斬之式置酒諸
將請曰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
飢人吾給之彼不為盜矣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
也式曰彼勇卒遇敵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眾曰
非所及也 三年夏四月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十日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放
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
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

上謂救
命已行
不可改

上好音
果游宴

以禁工
為威衛

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度
奉宗祧思繆賞与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勝詩語反殘

不為惡也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加獎竟不能
從出放四年二月南詔陷交趾進寇左右江復逼邕州桂管

觀察使鄭愚懼自言臣儒臣无將略請任武臣朝廷乃以康
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万人与之俱

八月救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
巡驛不應勿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

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
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

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救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
可弗聽五年春康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

万寇邕州承訓大敗朝廷以高駢駢蒲代為安南都護本管經
略招討使出承訓七年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

其子全暉為留後咸通十一年其將韓元中殺全暉而代之唐宗乾

貞所殺彥自自立文德元年卒其子簡代立中和二年復為其將樂彥

紹威立梁太祖開平四年卒子周翰立乾化元年以楊師厚代之均王

自明元年師厚卒分為兩鎮高駢進擊南詔屢破之遂圍交趾城督勵將士

攻城克之斬首三万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

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

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二千步造屋四十餘万間出駢上

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

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与動及千緡每行幸內

外諸司扈從十餘万人所費不可勝紀八年樂工李可及

善為新声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

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

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尉遲勿反復為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

及官不從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兵赴援分八百人別戍

勳

勳

桂州年屢求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令更戍一年戍卒怒
 殺都將王仲甫推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入徐州執彥
 曾殺之官軍屢敗衆至十萬邀求節鉞詔康承訓討之承
 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本西突厥別種姓朱邪
姓李名國昌國昌子克帥其衆以自隨十年承訓七万人至
用子存昂即唐莊宗也徐境壁壘相望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惧官
 軍與沙陀合擊勛敗之遂克徐州勛將二万人出所過焚掠
 承訓使沙陀數千騎為前鋒殺賊近万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
 獲其屍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
 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四年春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
 得見之死亦无恨遂迎之。秋七月上崩僖宗即位

考異曰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請討澤潞解州朝政至上堂亦錄六
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蓋寺云自四月六日後耳實錄自相違
人不取四年六月滅州縣佐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賈說曰
滅約二千二百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柳仲郢傳曰滅一千二
百員今
從之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二 唐紀八十五 僖宗皇帝 元年 春 正月 丙申 上崩 僖宗即位 羣臣諫者甚衆 至有言憲宗迎佛骨 尋晏駕者 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无恨 遂迎之 秋 七月上崩 僖宗即位 桂州年屢求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 令更戍一年 戍卒怒殺都將王仲甫 推判官龐勛為主 劫庫兵北還 入徐州 執彥曾 殺之 官軍屢敗 衆至十萬 邀求節鉞 詔康承訓討之 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其衆以自隨 十年承訓七万人至 徐境壁壘相望 徐兵分戍四境 城中不及數千人 勛始惧官軍與沙陀合擊 勛敗之 遂克徐州 勛將二万人出所過焚掠 承訓使沙陀數千騎為前鋒 殺賊近万人 餘皆溺死 勛亦死數日 獲其屍上 嘉朱邪赤心之功 置大同軍於雲州 以赤心為節度使 賜姓李名國昌 十四年春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羣臣諫者甚衆 至有言憲宗迎佛骨 尋晏駕者 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无恨 遂迎之 秋 七月上崩 僖宗即位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三

唐紀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 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七

諱儼懿宗第五子也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懿宗有

疾宦官劉文浹奉立為太子七月懿宗崩太子即位

乾符元年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比司互相矛盾拮者并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

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

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

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

於長垣○二年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

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

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

紫皆不開白於上出令○黃巢亦聚眾千餘人應王仙芝之巢

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

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之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

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出巢本傳○五年招討使

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

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之餘眾歸之推巢為

主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出巨容傳○六年冬黃巢

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

巢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

江西招討使曹全晟最知台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

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

眾乘勝逐比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度

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存撫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

為富貴之資眾乃止由是賊勢復振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壽

南東北
可互相
矛盾

累致
首光

劉巨容
守大破
黃巢

侯昌業
直諫賜
死

高駢諫
借民財

朝廷倚
高駢為
安危

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出本。廣明元年春左拾遺侯昌業

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无度田令改

專權无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

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浦博无不精

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

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

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半財救借其半鹽

鐵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

耳乃止出叛臣。二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充河

東節度使康傳主既死傳主鎮河東專事威刑軍亂為眾所殺河東兵益驕故

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

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

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時

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時

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

將士欲為惡者從讜輒先覺而誅之姦猾惕息山從讜傳。淮南

節度使高駢遣大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門下侍郎平章

事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

且廣召募得士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出叛臣駢

本。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大長六合口兵勢甚盛淮南

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

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

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自度力不能制遂稱風痺出必至反温病

也不復出戰出駢本傳。十一月田令孜請選神策軍守潼關

以張承範王師會趙珂等相策應。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

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乙亥承

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賂宦官宦名軍籍

厚得稟賜至是多在病坊貧人代行。十二月庚辰承範等

張承範拒守

日令改奉中丙

黃巢入長安

黃巢權號大齊

鄭畋不受偽命

王重榮拒黃巢

至潼關與齊克讓拒守然軍皆絕糧士卒先鬪志是日巢前

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

至率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

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

摧征稅謂之禁阮賊至君符官軍忘守之貴兵自谷而入承

範盡散其輜裹輜莊持反囊也當以給士卒上表告急稱臣

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

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万眾臣之失守鼎鑊甘心鑊大而无

足朝廷謀臣媿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願勿輕動急徵

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壬午賊夾攻

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脫走田令孜奉帝自金光

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黃

巢遂入長安出巢及上趣駱谷駱盧各反谷音欲在盤屋鳳翔節度使

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近巨寇且

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抚諸蕃糾合鄰道勉

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澁色入反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

許之出畋本傳。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无遺類壬辰巢

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攻元金統出巢本傳。鄭畋還鳳翔召將佐

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

諸君勸臣賊乎因悶絕仆地在方隅反又斃傷其面斃側被反片斃

自午至明日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与

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

賊授首无日矣乃完城斬繕器械械胡介反有盛訓士卒密

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

關中者尚数万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之

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出畋本傳。河東節度使王重榮先

降黃巢巢遣使調發不已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

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發不已不如拒之眾以為然乃殺

巢使者率兵固守巢遣朱温等擊重禁重禁與戰大破之出

榮傳時從兵浸多興元諸侍不豐諸陳如反侍田令孜勸上

幸成都上從之出中和元年春車駕發興元黃巢遣其

將王暉齋詔召鄭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積詣行在○二月以

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藩漢將士赴難

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

萬寇鳳翔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踈

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死復行伍伏發賊大

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並出畋羣臣追從

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

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鄭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

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

西未幾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畋奔行在而出畋黃巢

之克長安也忠義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

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

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

丈夫所感者恩義爾公自匹夫為公侯柰何捨十八葉天子

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

日召公正為此爾因瀝酒為盟酒滴瀝也是夕復光遣其

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出官者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

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

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

士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

軍使郭琪獨不受且自陳有戰功令孜乃酌酒於別樽以賜

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吮粗也

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出令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

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

鄭畋為都統以

義救除

鄭畋大破黃巢

百官追馬進成

都

令孜賞不蜀軍

高駢以
言吐不
遜被責

楊行遷
擊賊批
氏為俘

朱溫降
賜名全
忠

王鐸以
墨敕召
李克用

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
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况
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岷岷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儻
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天子
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
未必尽无用豈天子與宰相了无関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
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
州司亡遣人沉於墓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出田令孜傳 ○二
年高駢兼侍中罷其監鐵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
詔遣幕僚顧重章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出高駢傳 ○六月蜀人羅渾擎句胡
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反捕盜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
求益兵府中兵尽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瑄須悉搜倉庫門庭
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

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
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
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出令孜及瑄傳 ○黃巢所署同州
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
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溫殺其監軍嚴實率
州降諸道行營都統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未幾賜
名全忠出五代史 ○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
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柰何復
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
善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
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
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趣河中出五代史 ○二年
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
五萬眾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眾大敗 三月

克用破
黃巢功
第一

朱全忠
欲殺李
克用

李克用
請討朱
全忠

更令致
驕橫

京師

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

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 四月克用等自光泰門入尔師

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

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浸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

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 宣武節

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至汴州時汴宋存

飢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无日不戰衆心

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

討使出五代史 ○四年春二月黃巢圍陳州李克用會許汴

徐充之軍以救之 五月黃巢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

州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尚讓帥其眾降克用追

至冤句黃巢所居之邑也 糧尽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克用至汴

州營于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原驛全忠就置酒克

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繼

城得出繼馳為反繩有所繼也 ○六月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

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尽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

兄弟妻子首以降出巢傳 ○秋七月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

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

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

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克用前後凡八

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

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

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

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

力是恃皆無所重畏矣出五代史 ○田令孜益驕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出傳 ○光啓

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

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悟

常流工
疏請版
典刑

引令致
奪王重
榮並

重榮上
章數致
十罪

克用表
請誅令
致

令致劫
奪王重
榮

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四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
 四方田令致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
 乃貶瀋州司戶尋賜死。初田令致在蜀募新軍五十四
 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
 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
 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
 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致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
 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解胡買反屬河中府中和以來河東節
 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致奏復如舊制
 隸鹽鐵夏四月令致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未
 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致多遣親信
 覘番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 五月令致徙重榮為泰寧節
 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
 致離間君臣數令致十罪令致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
 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
 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
 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
 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克用引兵赴之表請誅令
 致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致夜奉天
 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林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
 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
 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字居列反子然脫遺此田令致重榮等傳。二
 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田
 令致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致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
 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致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
 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
 合引兵追逼乘輿上發寶雞留楊晟晟時守散關路元之時
 軍民雜揉鋒鏑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朱致州
廢立蕭
蕭不從

乘輿乃得前纔入散關朱致已圍寶雞長驅進攻散關不克
嗣襄王煜煜於云反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
驛為致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煜於。三
月車駕至興元朱致以田令致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
蕭遘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
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
更以勤王之功為救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動藩鎮
召亂生禍致非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
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
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蓋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王上踐
祚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致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
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致陳兵帳前迫脅以行
不容俟且罪皆在令致人誰不知足下尽心王室正有引兵
還鎮拜表迎鑾廢立董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致出宣言

朱致奉
襄王煜
監國

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致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煜
權監軍國事杜麟。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致同謀立
襄王既而致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李克用聞其
謀皆出於致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與播遷天下皆歸
咎於我今不誅致黜李煜無以自前洗克用從之五代史。

襄王煜
即位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瑒等勸進於襄王煜煜即皇帝位改
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帝。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
致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致將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
致與其下謀曰今无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致首定京城
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行瑜自鳳翔擅引兵歸京師
致方視事行瑜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
京城士民死者蔽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煜殺
之詔以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出重榮朱。一二年初東都
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

王行瑜
斬朱致

張全義
安東河

諸縣戶
口亦皆
歸復

鄰里有
九相助

李罕之
與全義
乃田舍
一夫

昭宗有
恢復之
志

僅存壞垣而已張全義初至為河南尹白骨蔽地荆棘彌望
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
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
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
之樹執惟殺人者死餘但答杖而已无嚴刑无租稅民歸之
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
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蔚然勿野无曠土
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
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
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蚕麥善收者或親至其
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声伎見之
未嘗笑獨見嘉麥良繭則笑耳繭吉典反蚕衣也有田荒穢者則集
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之人牛何
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无相助故比戶皆有畜

積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出五代史全義本傳○文德元年初河陽節

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

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恭儉力穡笑曰此田舍

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屢与之徵

求无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

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

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縱出五代史全義本傳○二月上疾復作壬寅

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于軍觀軍容使楊復恭

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

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

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昭宗即位躡

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孝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

前列之志尊礼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焉出本

吉王保博○本紀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官官所立者十
君然則唐之衰三豎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

唐僖宗

地韓南

朝廷之末也始即位入君之末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常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詔以郭禹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勸精為治抚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万户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抚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出五代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 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八

諱曄懿宗第七子也初封壽王文德元年僖宗疾大

漸立王為皇太弟三月僖宗崩太弟即位

全忠克 蔡州軍 執益盛

龍紀元年春正月蔡將郭璠送秦宗權於汴二月朱全忠送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全忠既克蔡州軍執益盛 ○十一月上改名曄 ○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袞衫侍從袞反衣居分也僖宗之世已具爛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皆以為不可上出御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

官官始 張劍佩

勿以小瑕遂妨大礼於是官官始服劍佩侍祠出緯上在藩邸邸丁素疾官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孔緯不 許全忠 須鹽鐵

出五代史 ○大順元年李克用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赫連後梁紀 ○大順元年李克用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赫連與天連也後因以為氏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河東軍多叛降於驛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出五代史 ○夏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

朱全忠 請討李 克用

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師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无實用願

尚當
分多

用官爵
勇籍

張濬兵

克用附
表松克

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
 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
 中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
 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
 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
 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揚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
 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
 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
 可平矣今不取後悔无及孔緯曰濬言是也上曰克用有興
 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
 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叶僂俛從之
 僂頌反尔雅勉也為唐君不能辨曲直○胡曰昭宗即位至是
 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
 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
 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患全
 忠訴克用亦然兩造之辭固未易折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
 有興復大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反逆尚將十世有之乃偏听全

忠之辨力主張濬之謀僂幸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且矣
 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術禰甜之要術也
 ○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屬籍玉反籍秦昔反簿籍也
 削屬籍不得為宗屬也以濬為河東行營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
 揆副之揆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怒以鋸鋸之鋸不能
 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
 死罵不絕聲○冬十月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
 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
 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
 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
 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
 度河西歸濬建自含口遁去失亡殆先是克用遣韓歸範
 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
 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
 臣之力也朝廷當沾危之時沾丁念反則齊臣為韓彭伊呂

唐昭宗

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羯居謁反說文羊殺也以為戎之別号況臣果

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表

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

濬至晋州全忠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

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

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二年春正月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張濬為鄂岳觀察使

再貶緯均州刺史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

晉陽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張濬繡州司戶並出張濬傳又五代

唐紀○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娶敗孫儒兵斷其糧道儒食

盡士卒大疫六月行密聞儒疾瘡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

軍大敗行密將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

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

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

密為淮南節度使以田頔為宣州留後頔行密以月度不

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

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无足以

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

頔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武皆非所長而

寬簡有智略善抚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嘗

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鞞由反說文馬約也行密知而不問它日

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尽行

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

用非公宴未嘗奉樂招抚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

庶幾復承平之舊○宣明曆浸差太子少詹事边岡造新曆

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

使李茂貞自請鎮吳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

使以徐彥若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

張復克用官爵加守中書令

楊行密敗孫儒

高勗請行密勤農桑

淮南幾復承平之舊

边岡造景福崇玄曆

世蒙
禮法

正欲討
李茂貞

昭宗不
自心為
李茂貞

李茂
貞

李茂
貞

欲兼得鳳翔不奉詔。以渝州刺史柳玘玘蒲反為廬州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

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

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

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

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玘才

玉病也類盧對反絲則也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李

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它人耳。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

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命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

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

門臣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

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瞑莫過反

困極厥疾弗廖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惜惜度日惜揣反坐

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安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

讓能曰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願時有所未可妻有所

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弭

死反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

餘不歸 八月以嗣覃王嗣周帥禁軍二萬軍于興平李茂

貞約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合兵近六方軍于盤屋以拒之盤

流反至陝粟反山曲曰盤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

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

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陳於臨臯驛表杜

讓能罪請誅之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尽以東都留

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

部侍郎同平章事胤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

得為相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

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及有鳳翔興元

唐初片

邠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楊行密遣田頔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他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忌禮見樞送之還朝

並出行密本傳

考異曰僖宗乾符元年十月鄭畋同平章事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遷中書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此年為相二年上時年十一四事事遊並續寶運錄曰上其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三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舊紀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十二今從之三年黃巢言五千餘烏巢所歸仙芝巢子起時云數月間眾至數万至此免有五千者蓋烏巢之眾聚散无常耳昭宗龍紀元年正月癸巳朔赦改元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元德二年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尊號補錄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即度兩川招抚制置使韋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三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四

唐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禮為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綮好詼諧諷若回反諧雜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

朝亦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

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

聖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

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綮傳〇一

年楊行密攻濠州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

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淫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之曰此兒

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溫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

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溫以是愛之使掌家事家

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後

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出五代史南唐世家〇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

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郃音合縣名

在郃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

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珂丘何切珙居爭河中行

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行瑜乃與茂貞建各

將精兵數千入朝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

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

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

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

由上與三帥宴二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綮朝政章

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

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

數人乃還鎮出前〇三年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大原韓

李茂貞犯京師

王行瑜爭引兵入朝

行密獲李氏子

後鄭五為相

宋本自
馬高補

張道古
稱五卷
一見

車駕還
京師

崔胤謀
未嘗言

季述陰
謀廢帝
立太子

市肆燔燒俱盡。○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

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以

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

中外大驚。出五代史，茂貞及建等傳。○四年春正月，韓建惡諸王典兵，奏

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

駕幸河中。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

師傳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上不得已，詔諸王歸十六宅。

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

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垂無偏黨之道。乞皆罷

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

矣。○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一、亂昔

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

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

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慶子六臣。雖微賤竊傷陛下

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

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出本傳，論昭宗不能用

知為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啓發聰明而進其獨

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救亡。苟无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一

之補。失豈斤斤逐諫諍之時歟。既斤斤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傳皆

不得言，譬如手足不能牽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光化元年，赦李茂貞、貞與宋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

月，車駕還京師。出本紀。○二年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

流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等皆賜自盡。宦官益懼。上自華

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

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上獵苑

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

是，豈可理天下亂。畏死不敢違，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

者纔十餘人。嬪嬙反，周禮有九嬪，九御。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

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錮音固，鑄之也。遣左軍副使李師

虔將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

謙劉奉
米傳

卷五十四

三

使即皇帝位以帝為太上皇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
返正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南還十二月至大梁季述遣其
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
議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
為唐相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官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
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
以太阿之柄授人也何切劒名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
振如京師調事左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劉季述等廢立常
憤恚不平續房切切蒲也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戩切與
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復
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
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斬之
崔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
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梃特鼎也薛齊偓赴刃
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表
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崔胤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
來朝進爵岐王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
患附陟柳切臂節也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
京師充宿衛左諫議大夫韓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
則家國兩安胤不從○崔胤請上尺誅宦官宦官屬耳頗
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密封疏以聞
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
盡得胤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
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教禁軍對上誼譟訴胤減損冬
衣上不得已解胤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
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
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
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

胤胤

韓全誨
請幸鳳翔

茂貞請
誅全誨
與全忠
和

車駕還
京

全忠尺
誅其官

崔胤亂
六軍十
二衛事

崔胤者用
權為患
之人

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十月大率兵

發大梁。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十一

月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

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

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彦

弼已於御院縱火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

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幸鳳翔全誨傳

梁。二年十一月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諸侍

以竭陳如反附丈上乃召李茂貞等議與全忠和四五八

及茂貞傳。二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

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

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遣使囊全誨等

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

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巳入長安

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

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

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

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六反

賣也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

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及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

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

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收補誅之止

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上既可範等或無罪為丈

祭之自是宦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

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宦官全誨及五代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

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

譴也其間復有性識佞利還呼緣反詩六揖我謂語言辯

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

稱愿之効愿詰叶反快也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

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悲辭之請

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翹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

黜丑律反賤也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醇殊倫反

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

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橫胡子孟反不然皆

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

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

挾蛇虺虺許反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

兵故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

隋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

相時与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

原板蕩肅宗收兵垂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

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其

刑賞雍毒敵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

幸陝李光弼危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

立龍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

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絀敕反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

晟渾瑊渾胡奔反按鐵勒諸部傳瑊渾瑊之子也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

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

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宝

曆狎暱羣小劉克明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

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

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

為門生根深蒂固帶丁反疾成膏肓膏心下也音鬲上也春秋左傳曰在膏肓之

太宗深抑宦官

宦官之禍於明皇

盛於肅代

成於德宗

六帝皆為宦官所立

唐昭宗

文官

宦官之禍極於昭宗

唐之廟社因以立墟

宦官豈无賢才

上骨之下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

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

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沙血禁塗積

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

金反不飲泣吞氣自比赧獻

能言也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

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

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夜

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

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

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

御衣漂泊莎城

何反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迂歧陽崔

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

御膳不足於糗糒

王侯斃踣於飢寒

墨反僵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

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

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

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

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蒸民不可徧

率夫寺人之官

佛時吏反奄官也字或從門按春秋自二王

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之禁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

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

也揚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

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

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

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

草薶而禽獮之

能無乱乎是以袁紹行之於

前而董卓弱漢崔昌毀龍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崔胤亂
帝于洛

時宦官死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禪醜姓也及致仕嚴遵美為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丁巳上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畿甸渠希反天子千里地甸請上迂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刀口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強屬兩反屬之欲反繼貫也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才浮

渭汾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方歲上泣謂曰勿呼方歲朕不復為汝主矣全忠疑上徘徊俟變徘徊不進貌屢章促發遂至洛陽。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對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飲持林切沈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等圖之玄暉選史太等夜入宮弒之立輝王為皇太子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二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五代史梁紀及玄暉傳

全忠謀
弒帝

昭宣光烈孝皇帝

先諡曰哀帝

在位四年

壽十六

諱祝昭宗第九子也朱全忠已弑昭宗以帝年幼矯

詔立為皇太子天祐元年八月即帝位

柳璨不
四年為
相

裴樞不
以張延
範為鄉

彗星竟
天

朱全忠
不殺

高祖成
敗之速

天祐二年春三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充靜海節

度使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璨弟

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巧傾輕吐彰飯也時天子左右

皆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

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廷傳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

以為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

不可乃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師之旨持

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

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潛於全忠故

三人皆罷五月彗星長竟天彗徐醉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

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比曹昆日聚徒橫

議橫胡子益火怨於上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

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

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

皆為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各

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

一空搢紳音搢也搢音申大帶也搢紳之七搢笏垂紳也未幾再貶裴樞為瀧瀧閩州

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

等及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尽殺之投尸于

河初李振屢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

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裴樞柳
璨等傳

臣光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

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充芟武周

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

太宗多
慙德

明皇愛
勸庶政

因

車為姑
貞之政

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
 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社
 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呻轉為謳謠衣食有餘刑措
 不用突厥之渠馘系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
 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
 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
 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久
 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冀土之壻安可括
 也睿宗監贖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
 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
 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止觀之風矣及其天寶以降自
 謂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踈讒
 諛並進以遊娛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
 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離疽結於心腹而不寤
 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
 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
 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
 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
 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
 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
 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
 足以燭理臯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
 用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
 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
 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
 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
 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之牧守士
 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

六十八

卷五九十四

九

唐書

德宗親信多非其人

文宗優將不斷

李氏之

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宗之為也德宗墳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情悞親信多非其人卒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廷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刑方為園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層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受壬非材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中之魚自脫躍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堪也武宗英敏特造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阼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侈無度賊虐多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鯁鯁之其將能乎

古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八年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四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五

後梁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在位七年 壽六十一

諱晃姓朱氏宋州人本名温唐僖宗時黃巢為盜温從

之巢入京師僭号為署温同州防禦使與唐河中節度

使王重榮戰屢敗温見巢勢日蹙遂降重榮天子賜名全

忠拜宣武軍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梁王哀帝天祐

四年受唐禪国号梁

梁主欲
受禪
以鎮人

開平元年春正月梁王休兵于貝州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
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
叛王燿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
之乃亟歸于寅至大梁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
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礼見王揖之外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
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于於

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三月

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攝

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宝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宝使帥

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

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

寧者數日論梁以地取暴守也况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

前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

守之爭焉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珍珍戮棄有遺類是以

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豈四夫而為天子或五六

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乱臣賊子曾

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梁王更名晃便工衡反被袞冕即

皇帝位改元國號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以汴州為開封

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以宣武掌書記節鎮本治州

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

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

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以間得首則復宣於宰相翔為

人沈深沈時反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帝一以委

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生暴

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測未

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為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

居多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節度

王書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唐僖宗初陳欽瑄節制西川

攻成都殺欽瑄今致昭宗授以西川節度請各帝一方俟朱

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

此生靡敢失節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

張承業於制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加

厚承業亦為之竭力岐王治軍其寬李茂正深州博野人本

賜姓各拜鳳凰京師茂正以功補色理都頭傳宗待士卒簡易

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

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

敢稱帝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諡壽說李兵討梁曰

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

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

用心其義之○五月以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契

丹來音乞北狄之國号在秦漢為匈奴在隋唐為突厥居黃

其用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

之詔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及阿保機為王阿於何反契丹

不知其何部人為人多智勇別自為一部尤雄勇姓邪律氏

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

漢城者故後魏滑垣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復姓阿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

漢城者故後魏滑垣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蜀請

各帝一

此王治

戊卒黃巢犯京師茂正以功補色理都頭傳宗

賜姓各拜鳳凰京師茂正以功補色理都頭傳宗待士卒簡易

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

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

敢稱帝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諡壽說李兵討梁曰

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

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

用心其義之○五月以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契

丹來音乞北狄之國号在秦漢為匈奴在隋唐為突厥居黃

其用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

之詔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及阿保機為王阿於何反契丹

不知其何部人為人多智勇別自為一部尤雄勇姓邪律氏

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

漢城者故後魏滑垣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復姓阿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

阿保機

居古漢城

保機復姓

漢城者

機復姓

多請帥

漢城者

以諸節
度使為
王

李昌安
集流散
蜀王即
位

軍士文
面記

存昌襲
位為晉
王

機稍以兵擊滅七部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
 帥眾三千方寇雲州晉王李克用与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
 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及歡約以今冬共擊梁阿保機既
 歸而皆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以河南尹兼河陽節
 度使張全義為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為吳越王
 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劉隱其州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
 海因家焉梁封為南海王平其弟
陟襲位及有嶺表之地借号 威武節度使王審知王審知字
 信通光州
於廣州改元祐亨同号漢 仍以隱為大匡王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荆南
固始人唐末黃巢亂因有閩嶺五州之地昭宗就 兼侍中
封閩王至其子延鈞乃即帝位改為龍啓国号閩
南平王 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
 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九月蜀王即皇帝位国號大蜀蜀主雖目不知書好与書
 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上而
 而用之使修奉故事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初帝在
 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
 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
 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閩津輒執之送所屬无不死者其
 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集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壬
 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滅十七八。二年
 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
 存璋吳珙等珙居 立其子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
 成吾事尔曹善教道守之存勗襲位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
 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
 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
 謚曰唐哀皇帝晉王莊宗 召諸將謀曰上黨路州河東之
 藩蔽无上黨是无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
 立以為童子未閉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

後梁太祖

晉書

梁兵大潰

克用遺言解德威嗣昭怨隙

生子當如李亞子

蓋皇歸修政事

士克精

茶稅之利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緘古乞師於鳳翔又遣使

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袞老兵弱則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進兵直抵夾寨梁軍无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

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云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

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正守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

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進通既

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

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无得乘馬部分已定无得相踰越乃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无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

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与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

餒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

其征以贍軍楚王馬殷從之馬霸圖許州鄂陵人唐乾寧中拜武安軍節度使鎮潭州有湖南之地至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鄂復州置回圖務運

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纒續苦誘反戰馬而歸仍歲貢茶

二十五万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贍文絮也○九月荆南節度使高

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

將水軍擊之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呂師周將兵擊嶺南

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州蒙巖富六州殷士

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冬十月蜀主講武於星

宿山步騎三十万○依政進士梁震唐未登第至是歸蜀

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

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

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

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

呼曰先輩○三年帝遷都洛陽○淮南王隆演行密也遣使

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

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言貴

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什

四五○十月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蜀州刺史

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

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

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賜與有加○四年夏四月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瑞麥一

莖三穗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

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充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

○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

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帝帝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

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沂魚反劾奏彥卿殺人

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牽置欄外不

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熱力使令為首下手為

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鬪而故歐傷人歐一口加傷罪一等不

後因宋太祖

後因宋太祖

後因宋太祖

後因宋太祖

上字之
廣
講武星
宿山

梁震以
白衣侍
樽俎

行密也

三宗

擢沂劾
奏彥卿
卿

後貞求
地蜀土
寧與之
貨

吳越富
庶

劉彥即

朱温惡

燕王守
光稱帝

晉王遣
使誘燕
王

帝以晉
兵出不
出南還

帝誅戮
無常

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崔沂有鬣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岐王茂貞屢求貨於蜀蜀王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弃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唐廣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乾化元年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襲位巖最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七月趙王鎔以梁將揚師厚將兵屯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軼弋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危為壽古字作軼斷衿為盟斷衿玩反截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八

月燕王守光劉仁恭之子也即皇帝位因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九月帝有疾稍愈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庚子發洛陽甲辰至衛州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礼守光怒囚承勳數日而出之。○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恐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相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躁則到反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帝南還。○二年二月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

後梁太祖

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道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

衍兵部郎中張雋雋祖最後至帝命撲殺之。帝疾增甚謂

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謂晉更昌熾如

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无葬

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嗚呼反也。高季昌潛有據荆南

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帝長子郝王友裕早卒次

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

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郢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

帝撻之撻他各反打也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出友珪為萊州刺

史時左迁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

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

不自保遂相与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

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友珪僕夫馮延諤刺帝腹刃

出於背友珪自以敗羶裹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喬召尔庆

躬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發喪即皇帝位。郢王友

珪既篡立鄂以井反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

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

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切耻之友

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

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以

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

河中附於晉以求救康懷貞等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

自將自澤潞而西遇懷貞於解縣解胡大破之梁兵解圍退

保陝州贊曰天下之惡梁也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為也

曰春秋之志爾春秋用意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後其實

也書其篡各傳其實使後世信之則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

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

均王史曰未帝 在位十一年 壽三十六

諱瑱太祖第三子也初名友貞封均王鎮大梁友珪弑大

祖王與楊師厚討之友珪誅王乃即位

友珪
內附

師厚
素義
臣之

出太
祖像
隱躍

乾化三年春正月郢王友珪改元鳳曆友珪既得志遽為荒
 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
 之子巖與大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
 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
 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
 立辦均王遺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
 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
 賜犒軍錢五十万給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
 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
 父賊也均王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
 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
 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朱漢賈將
 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
 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離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成大
 梁者友珪徵之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
 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
 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耻則轉
 禍為福矣眾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
 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延
 誨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變不免令廷誨先殺妻次殺已廷
 誨亦自剄劉吉定諸軍十餘万大掠都市百司逃散或為亂
 兵所殺至晡乃定補奔謀反象先巖齎傳國玉詣大梁迎均
 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後
 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三月帝更名鐸鐸胡父之又
 各項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各事無巨細必
 咨而後行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高季昌
 造船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

晉王斬劉守光

陳忌宗

趙彥休與弄權

劉鄩敗

契丹日

吳蜀朝廷浸不能制。晉王督諸軍四面攻燕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王方宴將吏，擒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四年春正月，晉王以練紵斬劉守光。守光父工凱歌入于晉陽。凱苦亥反，樂也。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呼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械胡介反。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貞明元年，康王友敬日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帝捕誅之，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依音上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系文便反，亂也。以至於亡。二年春二月，帝

屢趣劉鄩，與晉王戰，鄩大敗。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兵至晉陽，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逃居太原，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七月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滂徵執林以泣坐殿，蓬萊尉。閩鑄鈔錢與銅並行。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疆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述律復姓為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乃禮而用之。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郭

後梁亦切

韓延徽
數契丹
威服諸
國

藝荒田

藝音懇

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益少契丹威服諸

國延徽有助焉又寓書於晉王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

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

力也○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容朱反以渝水得名在遼西下有

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

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

供軍食不入於餉餉音古幽州歲置繒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

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

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

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

勇不脩邊備遂火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及盧

文進降文晉本進將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

守弃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

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

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奔歸幽州且二百日城中

危困晉李嗣源聞實李存審步騎七万會于易州存審曰虜

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

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

虜鈿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

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

澗而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

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嗣

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

場疆音良反界也晉王命我將百万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

因躍馬奮搗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

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枝止則成

寨契丹騎環而過寨中發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

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

李嗣源
潛行與
城中合
勢

後周均王

勤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
 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
 山去委奔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嗣源等
 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
 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
 殺掠吏民晉人自危僑運糴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
 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鄉許亮及趙盧龍巡屬
 諸州為之殘弊○冬十月晉王還晉陽連歲出征凡軍府政
 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
 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晉王承制授
 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
 稱唐官以至終身○十一月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
 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晉王敗
 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
 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緣俞緣反柵側革晉王
 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四
 年春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鄆音運濮音卜敬翔上疏
 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
 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
 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
 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三
 年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吳徐知誥為淮南節度
 行軍副使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
 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
 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
 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
 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
 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

後果均王

宋齊丘
以穀
帛當稅

知誥齊
丘畫灰
誦事

彭王辟
軍使

徐溫勸
吳越王
枕鈴警
寐

劉知遠
救石敬
瑭

盧樞詣
令民習
戰自衛

蜀三勸
晉稱帝

傳國室

悉輸穀綿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
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
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麻之夜反國以富彊。知誥欲

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為毀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
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壺相向
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

而知也。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
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
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五年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勸吳王建國稱帝而治吳王
不許夏四月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
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

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敲而寐名曰警枕
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
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史

者。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与梁人爭大小
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与梁人戰于河壩壩而

射也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
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
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吳禁民私兵器

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
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
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六年晉兵略地至下邳下邳

勸晉王稱帝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
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

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
稱賀。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

後梁均王

曾子責
趙李良
不督稅

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敢預
我軍事李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
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
預謀議贊曰嗚呼春秋之法是非予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
本紀向也子曰未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
賊不討臣子任其責予於交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臣光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蚕食諸
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
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弃恭翔
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八年

考異曰太祖開平元年正月張顥徐溫殺湯澤親信十餘人
歐陽中四年正月溼視事陳藩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掖
等下斬之溼不能止由是失政按藩等已死於宣州今從
國紀年二年秦彥暉入幽州藩彥恭奔廣陵梁太祖實錄
云丁酉州軍前奏捷彥
恭沒溺于江今從紀年

